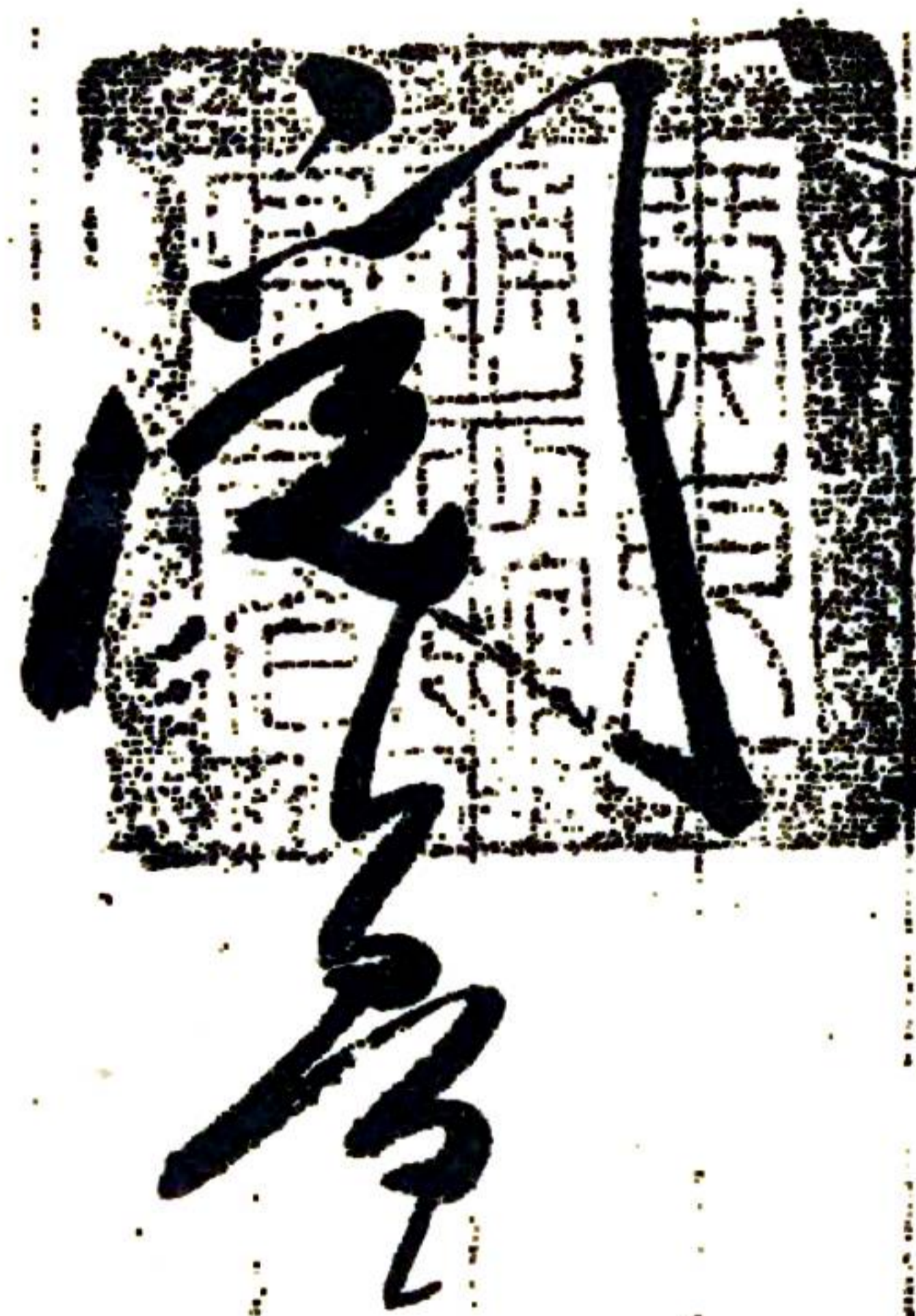


廣東通志

外交志徵

曹彥強稿  
二十二年十一月



外交志徵訪冊

鴉片戰爭之九

續鴉片之役

外人入廣州城問題及葉名琛廣州



按者英曾於道光二十七年與英國約定二年後許英人入廣州省城道光二十九年英人要求兩廣總督履行條約當時督兩廣者為徐廣縉巡撫則為葉名琛皆力言廣東民情剝悍進城一事萬不可行拒絕英人之請惟英人強要進城以舟闖入省河後以民情洶湧知眾怒難犯遂罷入城之請徐廣縉葉名琛據以奏聞得旨加獎雙方互市如初

後至咸豐六年九月因水師千總在一掛英旗之中國船(船名亞羅)上捕去逸匪十三人以是引起交涉葉名琛<sup>時</sup>已升總督料英人不敢來犯遂致一切防守皆無英人得以直入劫名琛而去先是英人恐自己勢力不足遂約同法國合攻廣州是為英法聯軍入廣州後至同治元年始退去

參據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第三章第二四節



附錄外人人廣州城問題之各奏諭公文書稿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七（一八四九年三月十二）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

續奏見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十九頁三十七至三十八

臣於正月二十三日（二月十五）行抵虎門帶同督糧道柏貴臣標中軍副將崑壽並委辦夷務在籍候補郎中伍崇曜等連日接見該酋所請各條如鴉片開禁照例納稅前定稅則希冀更張長洲建造棧房請地方官勒令人民租地及華人雇英船裝貨意欲騫越各國偷漏走私逐層駁斥該酋均一一聽從惟該酋於進城一事則曉曉不已據稱福州江甯上海皆准進

城前督臣耆英於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一八四七年四月六日）約定一過兩年即為英國商民建城之日案牘具在 中外皆知 各外國現俱有人在 此保聽 僮不能如約 不但難見伊王 並無顏以對各國 如百姓不欲其進城 情願助兵彈壓 當告以香港英兵不滿數千 省中百姓動輒數十萬 豈區區之兵所能壓服 且既欲決裂 不必再議 刻即回首 以待繼則請官為出示 曉諭軍民 告以眾怒難犯 亦非告示所禁止 旋稱駕火輪船駛往天津 詢向京師大臣 告以廣東官辦理京師大臣亦難遙制 復以駕兵船駛往江

蘇詢間江寧上海如何進城微露阻運截漕之意告以廣東進城能行與否與江蘇何涉何得藉此挾制反復辯論舌敝唇焦該酋見不受恐嚇惟敦請代奏徧貼騰黃以踐前約連日偵探並面加體察該夷必欲進城非但為飾外觀竇欲藉此以震耀諸夷意欲抽納各國稅餉其各國均有人在此探聽一語如見肺肝是以駭之愈力持之愈堅竊以該酋既銜而走險藉進城以圖利拒之過峻難免激成事端若止在廣東滋擾尚可竭力捍禦儻移舟江浙則柔脆之民勢難堪其蹂躪且茫茫巨浸到處可通恐沿海均難免風鶴之警臣受恩深重雖捐糜無所顧惜惟值此經費支絀之時再生枝節上糜宵旰為臣子者稍有天良何敢出此查廣東民情浮動與英夷結怨本深所以前督臣耆英許其進城雖以二年為期而物議已覺沸騰今則為期將屆更難再向民人開導相應據實奏請皇上指授機宜得有遵循再行察看民夷動靜斟酌行之一載以來往返文件當面辯論實已智盡能索若再由臣相機妥辦則依從排解兩有所難實在情形如此並非敢稍存推諉也總之進城一事本係前督臣耆英與之定約甚堅亦難怪其嘵瀆

臣控馭無方致煩聖慮跼天踏地寢饋難安惟有籲  
懇天恩將臣交部嚴議以重朝廷而安百姓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四)

徐廣  
縉奏

見夷務始末卷七十九  
頁四十三至四十四

臣思進城一事實屬萬不可行廣東民情剝悍本  
與閩浙江蘇不同二十一年三元里百姓田廬被其  
蹂躪婦女受其穢污民夷實有不解之仇亦與閩浙  
江蘇迥異是以提及進城無不立動公憤羣思食肉  
寢皮縱以至誠勸說斷難望其曲從即如近日城廂  
保衛壯丁已將及十萬人名為禦匪實則防夷僅犯

衆怒誠如訓諭數千之兵豈能敵洶洶之衆同出議  
憤氣壯心堅地方文武亦安能有千億化身為之禁  
止耶且夷性叵測必欲進城其居心實有不可向者  
前此偵探謂欲震耀各夷抽納稅餉猶屬飾詞近復  
明查暗訪始知該夷聽信傳言謂藩署存銀二十四  
大庫進城後即可據為已有豎立期號廣東即為其  
所得報知國王希圖邀功冒賞如此情形豈一遊所  
可了事竊以虛聲恫喝乃夷人之慣技其缺費裁餉  
見之於新聞紙會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密陳  
在案是其勢絀力窮已屬強弩之末婉阻之未必遽

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啓兵端且阻其進城而有事則衆志戕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許其進城而有事則人心瓦解必至內外之交訐害重利輕猶且不可况明知有害無利遽敢輕於一試乎至抽納稅餉之說本不確實是以挑動味咈兩酋之計並未試行而商人停貿則實由各顧資本萬衆同心與地方官毫無干涉各夷亦不至有所藉口也所有內河外海各砲臺已督飭將備嚴巡密防數日之內擬即照會該酋曉以民為邦本民既不從大皇帝亦不肯拂百姓以順遠人且察其如何動靜再行隨時奏聞總之臣受

恩深重且有天良深知事不可行僅復首鼠兩端貽誤重大不惟捐糜不能贖抑且覆載所不容臣再四籌思凡屬事前事後以及臨時均實有不能准外夷進城情形不得不瀝誠密陳

廣東紳士致英國文翰(SIR S. G. BONHAM)書 見夷務始末卷

八十頁  
五至八

按此信係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九(五月二日)

徐廣縉葉名琛鈔呈御覽

嘗聞事不深思必貽後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事有始意以為可行而其後終不能行者有常情

以為易行而其勢又實難相強者如貴公使與我大憲所議入城之事是也前年德公使堅請入城之議者中堂定約兩年之期此安知非者中堂深知其難而姑緩其期以為一時權宜之計乎又安知非德公使明知回國預存卸責之見而諉其過於後來受代之人手不然則入城之事無須經營當時何不即為舉行而必待至兩年之後耶或謂廣東與外國通商二百餘年各國遠人均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可任其遊行則入城似無阻緊要無如民心堅定斷難曲從誠以城內居民稠密良歹不齊每見外國之人易

於動搖間人之積憤生事者有之土匪乘機搶掠者有之民情習俗均非上海福建等處可比此貴國人所共知也今閣下膠執前約而未深思遠慮者不過欲與貴國之體面誇耀於人以為入城則榮不入城則辱耳不知無端而招衆怨舉步而蹈危機是慕無濟之虛名而受不測之實禍求榮反辱智者有所不為也或又謂不許貴公使入城乃素不安分之徒所為官可彈壓且又非出於衆人之公論官可開導抑思民情之真偽非可徒空言也即如貴國所與交易之匹頭棉花等行戶皆安分營生之良民彼以鉅萬

之血本而謀利若歿一日之業即虧一日之資何以一聞入城之議不約而同遽停貿易誰使之然耶今城廂內外街之團勇戶戶出兵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舖捐資儲備經費合計有數十萬金其意豈盡為防禦土匪而設也苟非衆志成城何以聞入城之議不謀而合踴躍樂從又誰使之然耶此皆中外各國所共知共見而為民同一心衆怒難犯之明證固非官所能令而行者又安能禁而止之也乃外間紛紛傳說竟有謂閣下如不能入城勢必興兵肆擾以洩其忿此言尤不可信何者二十一年之結怨構

兵貴國有激而成所聞者大實出於不得已今為此小節而輕動干戈若祇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衆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衆寡不敵若遽調各港之兵且科衆商之餉則因小失大雖愚者亦不屑為况匪徒覬覦已久動借公憤為名萬一釀成禁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咎將誰諉甚或變生肘腋至有黃竹岐赤柱之事皆在意中也如或以為他處滋擾可以挾制廣東令其入城不知城在廣東萬民不願無論在何處千方百計而廣東之百姓總斷不能行也閣下既為貴國所公舉獨握大權其聰

明才力必有大過人者豈無深思遠慮先見及此而肯輕舉忘動手我等紳士皆知閣下計必不如是也乃奸民造為謠言煽動人心愚民不曉為其所惑於此益可見不肖之徒從中窺伺必欲貴公使入城激成禍患以遂其借端滋擾之謀殊可寒心耳總之作事貴循乎天理尤貴洽於民心天視自我民聽以民心之向背可驗天心之從違我大皇帝以中外為一家懷柔遠人無分畛域現在欽奉諭旨亦以民心為重蓋順民心即以順天心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貴國敬奉耶穌尊崇上帝此情此理諒亦曉然且貴國來

粵通商歷有年所全靠地利人和方能獲利近年生意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財窮力絀使然急宜培養元氣充裕財源閣下為貴國干城各商航海遠來所仰望於閣下者正當圖其遠大為各商興利於無窮更不宜以無益有損之舉而反以為有損榮辱也若能體察民情相安無事則我廣東賢士大夫必將敬禮有加即鄉曲愚民亦必頌揚無已榮莫大焉固遠勝於入城萬萬矣是以欽差大臣徐洞悉輿情確見民心如一公論同符關心見誠不忍相欺直言相告其所以保護貴國之苦心與夫保全粵民之深意至周

且密也何啻下未之悟耶我等紳士世居省城因見停貿易者不樂其業謀保衛者不安其居民情洵洵勢將激變於貴國大為不利於粵民亦不聊生兩敗傷隱憂殊切特將實在情形詳晰布告閣下如幡然省悟中止不行我等紳士開誠布公勸諭各行戶照舊貿易務使中外商民更敦和好盡釋猜嫌相待以誠相交以信並欽奉諭旨為貴國善謀保護之方以期彼此安居庶中外共享太平之福凡此皆披肝瀝膽言出至誠且事有明徵情無欺飾閣下均可訪察而知儻仍固執已見不聽良言必將專恃威力妄啓

釁端是不顧禮義不講情理則非我等紳士所敢知者耳(殊批遠勝十萬之師皆卿胸中之錦繡幹國之良謀喜悅之懷筆難盡述也)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五(一八四九年五月八日)

欽差大臣

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見夷務始末卷八十四頁十四

現在英夷罷議進城實因省城官民齊心保護防禦森嚴畏蕙中止是聲威遠播已屬信而有徵計自正月二十七日(二月十九)以後至三月二十日(四月十二)居民則以工人舖戶則以伙伴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註冊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籌備經費

置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餘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硃筆點)明處則不見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硃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即至小街僻巷亦皆竭力摒擋爭先恐後至省城向與外洋交易各行店皆富有資本安分營生非官所能標縱亦復激於義憤情願歇業虧資一律停貿瞻徇違約者罰知情報信者賞堅持已裁兩月夷商甚為窘促雖誘以甘言餌以賤值無一應者衆志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土匪外警猾夷在該商民至誠感發原未稍存望恩幸澤之心然愈

見皇上厚澤深仁淪肌浹髓所以人思敵愾戶切同仇氣壯心堅固結莫解臣等目覩其踴躍從事不敢沒其急公向上之忱相應籲懇天恩渥沛溫綸優加褒獎飭知地方官給以扁額不獨廣東商民益當感恩圖報抑且他省士庶亦可慕義向風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五(一八四九年五月八日)

諭內閣見

東華續錄

賞徐廣縉子爵世襲雙眼花翎葉名琛男爵世襲花翎子穆特恩烏蘭泰托恩東額洪名香祥麟照軍功例優叙餘升賞有差

又諭我粵東百姓素稱饒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  
勇<sup>知</sup>方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  
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著徐廣縉葉名琛宣布朕  
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  
之福其應如何獎勵並分別給予扁額之處着該督  
等第其勞動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

附錄葉名琛廣州事變前後之各奏諭公文書稿

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七(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四)

諭軍機大臣等

見夷務始末卷十四頁十四

葉名琛奏九月中因水師兵勇在划船內拏獲盜匪李明太等英夷領事官吧嘎禮(HARRY S. PATKES)藉端起釁輒敢駛入省河將獵德礮臺肆擾又在黃灣礮臺開放空礮自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一日(十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攻擊城垣縱火將靖海門五仙門附近民房盡行焚燒初一日又糾約二三百人扒城經參將凌芳與紳士歐陽泉等迎擊跌斃初九日

(十一月六日)該夷由十三行河面駛至直撲東定臺經兵勇轟壞兵船並斃其水師大兵頭晒嗎糜略厘

(Admiral Seymour) 夷匪傷亡四百餘名現在該督等已

守城<sup>舊</sup>調集水陸兵勇二萬餘名足敷堵勦紳民等同矢義憤即未佛兩夷及西洋諸國俱知該夷無理未必相助其勢尚孤葉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駕馭之法着即相機妥辦至夷酋懷恨藉口從前不使入城而上年英夷在上海又稱廣東總督拒絕不見口出怨言處處要挾思欲逞其謀利之圖此次已開兵釁不勝固屬可憂亦傷國體勝則該夷必來報復或先駛

往各口訴冤皆係逆憤計當此中原未靖豈可沿海再起風波寬猛兩難之間葉名琛久任海疆諒能操縱得宜稍釋朕之憤懣倘該酋因連敗之後自知悔禍來求息事該督自可設法駕馭以泯爭端如其仍肆鴟張亦不可遷就議和致起要求之患

咸豐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五）

京歲道御

史韓錦雲奏見夷務始末卷十四頁十六至十七

竊英夷自道光二十一年犯順以來最為猖獗其莫可如何者惟廣東一省緣廣東民情鞏固習見英夷伎倆且各國夷人貿易俱以廣東為最便英夷一

蠢動則商賈不通各夷人必從中撓止故道光二十

九年英夷欲申入城之議卒不敢逞如果督臣撫馭

有方則可保無事永臣現接廣東省城及香港來信云

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一英夷貨船內有賊三名

官兵購線俟至內河連水手漢人共十二名一併擊

獲英夷因制軍不早為通知極為不平投文七次向

制軍索人制軍不收其文書旋將所擊十二名送回

該夷處該夷說此人內有假的要制軍見面分辨是

非制軍置之不理亦未先為防備該水師提督於二

十五乘戰船三隻突入內河將獵德龜江及鳳凰岡

東安西固海珠等處礮臺盡行佔據豎立江毛旗號  
二十七日各街派丁巡緝被英夷鎗斃二命因此人  
心忿怒欲放火盡燒十三行制軍飭令禁止二十九  
日夷兵在城外放礮轟入靖海門內礮火延燒舖戶  
數十間三十日夷兵扒入外城槍至制軍衙門後街  
被壯勇殺退十月初二日攻破外城將制軍衙門燒  
燬制軍走入內城着紳士伍崇曜蘇廷魁等出城向  
英夷領事講和該夷仍連日放礮攻城船隻均不能  
出入等語臣竊維此次制軍派兵到夷船擊賊因未  
通知致該夷有所藉口如果一面嚴飭沿江兵弁防

守礮臺亦不致變起倉卒為今日計江湖各省尚未  
安靜且寧波上海港口均已通商豈可再用邊釁惟  
夷性測德所不能化者當即以威懾之彼勾匪藏奸  
肆入內地傷兵勇焚礮臺燬礮臺燬衙署且煽惑人  
心謂與官爭不與民敵欲恐嚇督臣用賄行和督臣  
必彈壓百姓俯首聽從彼遂為所欲為技止此耳臣  
接廣東來信云英夷實無能為即攻破省城亦不能  
守惟各官畏之如虎現南海大瀝九十六鄉紳董練  
勇萬餘各自備糧械聲言於十月中旬與英夷決勝  
負受夷人傭雇亦十回八九參將衛佐邦同知林福

盛均已帶兵到省自十月初十一日以後未知情形如何惟人切同仇英夷必當膽落萬一英夷悔過再約和議即當明立章程令從前洋行商人洞悉夷情者妥協辦理斷不可失體捐威致餒民氣如仍舊猖獗即當聲治其罪彼船隻堅固長於水戰乘其上岸以我之攻彼之一勢無不勝

咸豐七年正月二十六(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

諭軍機大

臣等見夷務始末卷十五頁六

本日據葉名琛奏防勦英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一摺英夷於上年十一月初七日攻東定礮臺

經我軍擊沈船隻殲斃多名復因該夷放火欲燒西園民房轉風自燒夷樓巢穴一空並我兵屢次擊燬該夷輪船又將勾串股匪擊敗該夷屢經挫衄各國俱知其計窮又因延燒貨物欲令賠償不肯助逆其勢似亦窮蹙此時若專利攻勦原不難盡殲醜類惟控制外夷究非勦辦內地匪徒可比所稱該國有益咖喇等國與之構釁不能添兵來援無論傳聞未可盡信即使實有其事而事平之後豈不慮其稱兵報復從前林則徐誤聽人言謂英吉利無能為役不妨懾以兵威致開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無策前車